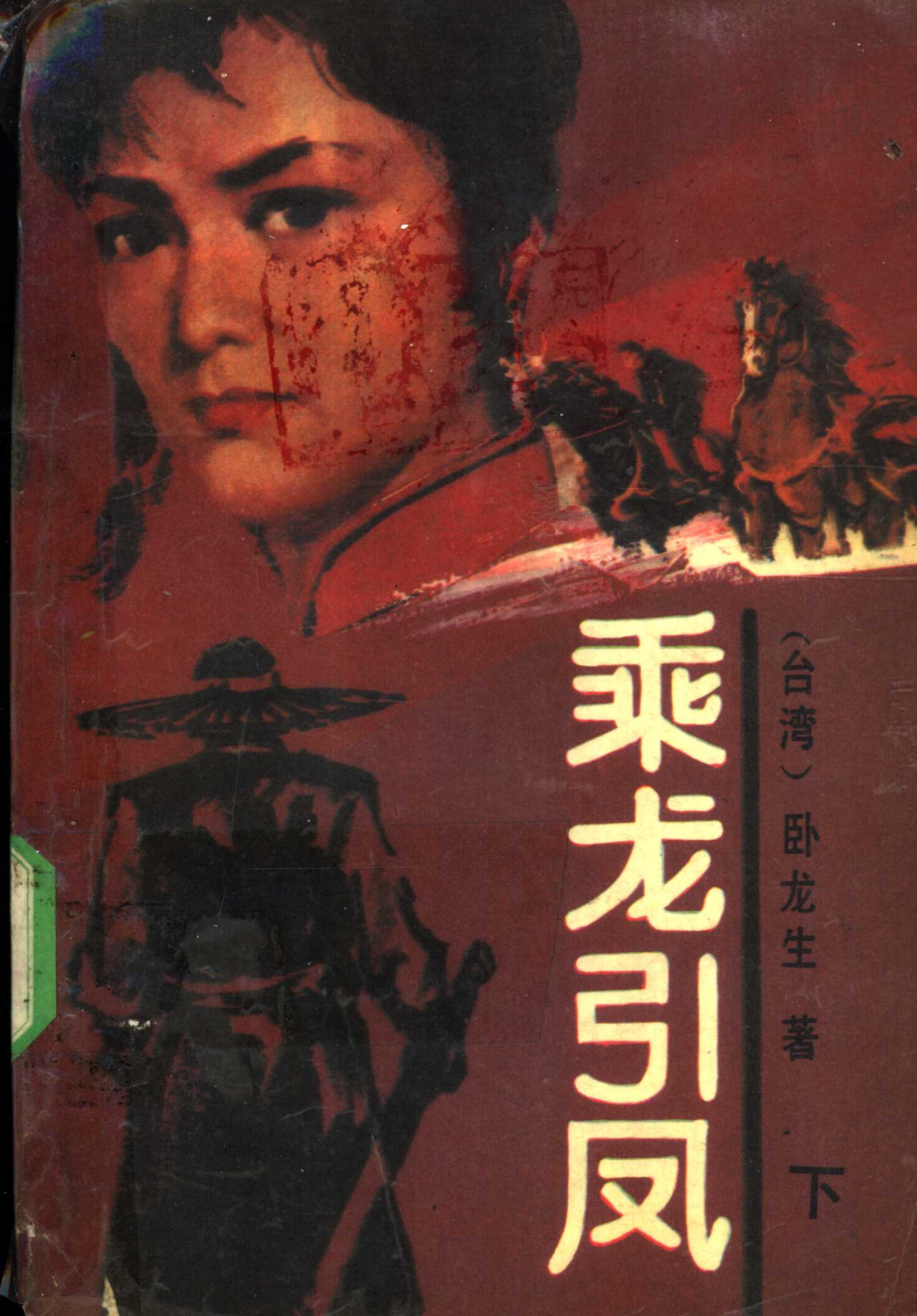


(台湾) 卧龙生 著 下

乘龙引凤



A woman with dark hair, wearing a red traditional Chinese robe, is shown from the chest up. She is holding a black umbrella with a silver handle. The background is a dark, textured red. The title '乘龙引凤' is written vertically in gold character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image.

乘龙引凤

乘 龙 引 凤

(台湾) 卧龙生 著

下

中国华侨出版

乘龙引凤

(下册)

(台湾)卧龙生著

*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北新桥三条四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56千字 21.5印张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0册

*

ISBN7-80074-059-5/I·44

上、下册定价: 7.50元

十

黑龙江省东部，靠近合江府的地方，有一个海兰县，名虽是县，实际上没有县城，不过是十几个分散的村落屯子，总称是“县”而已。在许多屯子中最大的一个屯子名叫白家屯，屯中住民十分之八是姓白的，屯主叫白云彪，本领高强，虽年已登60，却精神可比少壮，他在30岁那一年，曾经独自闯入头道沟深山里，用虎叉刺死两头猛虎，威名大振，一般好事之徒给他改了一个外号，叫赛存孝。关外民风尚武，白云彪因为这个缘故，受全屯住民的拥戴，做了屯主。白云彪膝下共有一子一女，儿子叫白华峰，女儿叫白玉霜，白华峰年纪23岁，白玉霜不过20岁罢了，兄妹二人自小时起，便爱武艺，白云彪也因为在这地广人稀，马贼横行的关外，一个人没有武艺，不能立脚生存，便把一身本领传给白华峰兄妹，所以他们到弱冠之年，已经练成一副力敌百人的身手了！

关外物产富庶，土地肥沃，比如是种庄稼，不论高粱大豆，只要一撒种子，不用除草施肥，季节到了，便有收成，简直不费多大气力，又比如射猎鸟兽，遍山漫野都是飞禽兽类，只要稍费心力，便可手到擒来，所以那时候的关东三省，简直是人间天堂，关内直隶山东各省的人，每每离乡别井，跑到关东北方去，伐林采矿，居然有不少人发财做了富翁，白云彪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的先祖是明朝万历年间由山东登州

迁到海兰县的，看中这里牧草丰盛，地上肥美，就在这里落籍，到现在差不多三代，白华峰因为是少屯主的身份，日中除了练习武艺，读点诗书之外，便自无所事事，终日和白玉霜兄妹二人，同到屯外去，郊原试马，比较武技，或是追飞逐远，猎点鸟兽，说不出一种天伦之乐哩！

一个盛夏 5 月的季节，江南一带气候酷热，骄阳似火，可是黑龙江省地方，因为地近北轴，终岁苦寒，一年之中，差不多有八九个月看见霜雪，虽然是在 5 月时候，也不过和关内的凉秋 9 月相仿佛，穿着夹衣而已。有一天的清早，白华峰和白玉霜兄妹绝早起床，洗漱已罢，略用早点，便到白家屯外面去跑马。白华峰骑的一匹马，本是关东名驹，通体纯黑，只有一把马尾雪白，白华峰还是有一年到吉林牧场去，无意中买回来的，觉得这匹马可以日行千里，所以叫追风白尾驹。白玉霜骑的一匹紫骝马，也是蒙古名种。兄妹二人时常在郊原上驰骋，高兴起来，便自放开坐骑，互相角逐，两匹都是好马，胜负不一，唯其这样，更加引起白华峰兄妹的兴趣，斗马竞走，这一天白华峰又动了斗马的念头，他向白玉霜道：

“二妹，前几天我和你赛马，让你一个马头，结果因为我失落马蹄铁，被你占了便宜，今天我再让你一个马头，如果仍旧是你赢的话，我便俯首称臣，以后不再逞强，这个主意你赞成吗？”

白玉霜童心未退，把樱桃嘴一噘，说道：

“怎的不好！现在就比试吧，比试完了，再到头道沟内，打几只野兔回去送酒下饭！”

白华峰看见妹子答应，说了一个好字，兄妹二人便双双走

到一个山坡下，把山坡脚当作起点，白华峰把马约略退后，让了妹子一个马头，各自唱了一个起字，啪啪把马鞭一抽，追风白尾驹和紫骝马各自长嘶一声开动八盏银蹄，两匹马活像飞龙也似的、直向一望无垠的草原跑去！

白玉霜一心要压倒兄长，拚命的鞭打紫骝马，叫它快跑，紫骝马因为占了越先一个马头的便宜，跑得十分飞快，抢在追风白尾驹的前面，刹那之间，抢过白华峰约好几丈路，翻蹄亮掌，灰尘滚滚，向前直跑过去，白华峰和妹子比试过好几日，知道紫骝马的气力全是一股急劲，它先必定跑得很快，任何马匹也不能够追上它，可是功夫一久，缺乏后劲，气力不继，就要被人家迎头赶上了，所以白华峰可以说是成竹在胸，绝不慌忙，他也不鞭打追风白尾驹叫它快跑，只是听其自然地追上去，准备在最后一段路，才加速马力，超越紫骝马的前头，哪知道白玉霜的马跑不到二三里路，突然折回，直向自己跑来，白华峰吓了一跳，正要问她前面发生了什么事？

白玉霜高声叫道：

“大哥不好！前面来了一大队强人哩！”

白华峰听说前面来了强人，不禁吓一大跳，他连忙拔出身边佩剑来，拍马直迎赶上去。

白玉霜扭身向后指道：

“大哥，你看一看，前面那一大队人马，还不是强人吗？”

白华峰顺着妹子手指的地方看去，果然不出所料，只见前面平畴绿野之中，翻翻滚滚，现出一溜烟尘来，烟尘中影绰绰的，现出不少人马影子，看尘后的模样，至少有二三百

人之众，白家屯并不是交通要冲，居然出现许多人马，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值得诧异的事哩！

白玉霜道：

“哥哥怎样，大队强人来了，我们赶快回白家屯报告？”

白华峰摇头道：

“用不着忙，来骑不过二三百人左右罢了，我们屯子的防卫力量虽然不算得十分雄厚，对付二三百个强人，也还绰有余裕，何况这一班人未必是打劫屯子而来，我们看定了他的来势，再作道理！”

白玉霜一想也是，可是两眼一望，四处都是平畴绿野，哪里有藏身的地方？她便把这情形向白华峰说了。

白华峰看自己左边一箭地外，牧草特长，高将及人，大可以借来隐身，他便和白玉霜一齐过去，跳落马下，向追风白尾驹和紫骝马打了一个呼哨，这两匹马立即倒了下来，卧在地上，躺在草丛之内，二人也躲入茂草里，刹那之间，两个人两匹马，躲得无影无踪！

他两个躲好之后，约莫过了一顿饭的时间，烟尘越来越近，这行人马渐渐由暗而显了，马上人的面目，也是清晰可见，白华峰由草缝向外望去，只见这一行人竟有三百多匹骑马，马上人全是雄纠纠的青年汉子，没有半个老弱妇女，当先一排四匹高头骏马，马上坐着四个首领模样的人，第一个赤红脸面，头上坟起一个肉瘤，穿着紫灰衣裤，体态昂藏，第二个黑面短须，身材中等，穿一身深青色壮士衣冠，第三个汉子年约三旬，面如黄土，死眉死眼，第四个面白无须，人也生得十分俊品，不过生坏了一双眼睛，贼光炯炯，骨碌碌

地乱转罢了，这四个汉子不是别人，正是黑龙江北安城六龙庄漏网的塞北四龙，头长肉瘤的是独角龙呼延庆，黑面短须的是铁背龙靳永岳，面如黄土的是金头龙崔仁寿，面白无须的是混天龙彭君保，他们由六龙庄逃了出来。立即下令把东宁县白头沟子和佳木斯七虎林山两处奴隶窝子巢穴解散，所有奴隶完全平价沽给别的人贩子，自己集合两处人马，向黑龙江省东部直窜，打算找寻一个安身立命之处，白华峰兄妹刚好到郊外试马，恰恰和他撞上！

呼延庆坐在马上，眼看着白沙屯外头道沟山岭的雄姿，不禁把马放慢，用马鞭指着头道沟山岭说道：

“三位贤弟，前面这一座山就是海兰县地界了，海兰县名虽县，实际上没有县城，只不过是散散落落一些村庄屯子，我们如果占领了头道沟山岭，再把这些屯子完全慑伏了，收为我用，便可以在这里立足下来，到那时候再收罗一些能手，增厚自己力量，便可以应付龙江钓叟了！”

铁背龙靳永岳和金头龙崔仁寿同声答道：

“大哥所说极是，但不知道头道沟这座山岭，有没有江湖同道盘据，事先要探清楚，以免失了和气！”

混天龙彭君保却是悍然答道：

“管他有人与没有人，如果有人的话，我们便驱逐他，如果不肯走便干掉他便了！”

呼延庆点了点头，又把马鞭一指，大队人马立即开动，踢起滚滚沙尘，直向头道沟山岭冲去。

白华峰兄妹躲在草丛里，听了呼延庆四人的对话，心里当堂明白过来了，原来一班人马真个是强人，还是由别一处地方窜来的，如果被他们霸占了头道沟山岭，安窑立寨，海兰

县从今以后，便没有太平的日子了，首当其冲，先受其害的还是头道沟山岭下附近一带的电子，自己决不能够不返回白家屯报告。他两兄妹等呼延庆大队人马经过之后，方才由茂草丛钻了出来，他们望见大队人马没了影子，方才把马匹由茂草里唤起来，飞身上骑，向白家屯直跑回去，今日试马的事，便算暂时拉倒不提。

再说白华峰兄妹返到白家屯里面，把今日的事情，向父亲白云彪原原本本地说了，白云彪听说有强人进入头道沟子山岭，安窑立寨，不禁把双眉一皱，说道：

“哦！你们听清楚吗？如果他真个在头道沟安舵，海兰这个地方便没有安宁的日子！”

白玉霜道：

“爹爹，山岭里有强人，我们难道不能够请官兵归队入山剿了他，给地方上除了一个隐患吗！”

白云彪道：

“你这丫头的想法也太过天真了，这地方是虎林厅管辖的，要走一百多里，才到官兵驻地，官兵力量只能够照顾州府县城，能不能够连头道沟子那样的深山野岭也照顾到，委实是个疑问，再说关东三省地方，哪一座山头没有绿林好汉呢？请官兵不过是一种幻想罢了！”

白华峰也知道官兵吃惯了太平粮，决不会理到鸡毛蒜皮的小事，他向父亲问道：

“爹爹，照这样的看来我们只有坐着看贼人在头道沟养成势力，日后听他洗劫我们的电子了！”

白云彪道：

“这又不是，我们虽然不能够靠官府，也要自己想想办

法，我打算把附近七八个屯子，联络起来，把头道沟山岭的强人赶走，俗语说得好，众志成城，这一个方法大概还可以实行吧！”

白华峰恍然大悟，连声说是，白云彪立即写了4张贴子，分送到附近4个屯子去，把4个屯子的屯主请来，商量应付头道沟山岭强人的办法。

白云彪所请的4个屯主，是附近韩家屯的屯主快马韩天寿，门家屯的屯主大刀门炳，姜家屯的屯主银枪姜仕雄，叶家屯的屯主小诸葛叶广梁，这4个屯子的规模，虽然及不上白家屯那般大，也有千户以上人家，总算是头道沟山下数一数二的大屯子了！

他们平日都跟白云彪有来往，看见了白云彪的红帖子，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立即赶来，白云彪亲自出迎，把4家屯子屯主请到客厅大堂上面，分开宾主落坐，寒暄已罢，仆人献上清茶，韩家屯主快马韩天寿首先开口问道：

“白兄今日请我们4家屯主到来，有什么要事呢？”

白云彪端起茶杯说道：

“各位请喝杯茶，我有要事奉告！”

他便把昨天白华峰兄妹在郊原所见的事向各人说了个大概，方才郑重说道：

“各位贤弟，这头道沟山岭本来是海兰县第一高山，如果被强人盘踞了，不但是我们的心腹大患，而且今后连整个海兰县也不安宁，古语有说防患未然，所以愚兄把各位请来，想大家出些人力，组成一支乡勇团队，入山剿匪，消弭未来隐患，不知道各位可赞成不赞成这个办法！”

他这几句话一说出来，4家屯主面面相视，原来这一座

头道沟荒山，纵横70多里，山深林密，而且可以通到内兴安岭，如果要想清剿强人，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贼人可以此剿彼窜，化整为零，流窜不定，大家如果要清剿一股山贼，非要花费许多人力物力不行哩！

四个屯主之中，门家屯屯主门炳以往和白云彪有过一点小小意见，有什么意见呢？那就是门屯主的爱子门致章，年已弱冠，有一天他在白沙屯外的郊原上，看见了白玉霜在那里驰骋骏马，门致章见白玉霜生得十分貌美，不禁生了君子好逑心理，回到老父那里，禀明心志，要向白家提亲，要娶白玉霜做自己妻室。门炳一向溺爱儿子，当然答应，便差媒到白家屯去，向白云彪说合。门炳以为自己也是一屯之主，跟白家正所谓门当户对，白家决没有不答允之理，这件事十九可成。哪知道白云彪对儿女婚事，却和一般人的见解不同，一般人的见解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白云彪却认为婚姻大事，是儿女一生的幸福，必定要征求他本身同意，方才可以进行其他一切，白云彪既然抱了这个见解，便征求女儿的意思，白玉霜一听是门炳的儿子，立即摇头，说道：

“不行，门炳的儿子我见过了，兔耳鹰腮，挑挑浮燥，决不可以成大器，何况女儿现在年纪还小，想多侍奉爹爹几年，大哥还没有娶大嫂，女儿又怎可以出门呢？”

白云彪一想也是，便向门家屯的来人，婉言推却。门炳接到这个消息心里十二分不高兴，不过男婚女嫁，决不能单方进行，需要两方情愿，白云彪不答允，自己也是无可奈何。从此他跟白云彪两人之间，有了一点小小芥蒂，平日没有要事，也不来往。白云彪是个胸襟磊落的人，当然不疑有他，今日他把4家屯主请来，商量联合5屯力量，入山剿

寇，门炳首先提出反对，开口说道：

“白屯主要大家入山剿寇，依照小弟看来，实在无需多此一举，因为照令郎所说，强人数目不过二三百名，即使被他占领了头道沟山岭，也不过是癣疥之疾，绝不能够成为心腹大患，我们每一个屯子都有五六百人以上的自卫武力，他敢向老虎头上拍虱子吗？海兰县又是一个偏僻地方，人烟稀少，贼人要想招兵买马，啸聚多一些人，也不可能，总而言之，这类亡魂般的小寇，毋庸过虑，由他自生自灭罢了！”

门炳这番话一说出来，姜家屯屯主银枪姜仕雄，叶家屯屯主小诸葛叶广梁同声应和道：

“门屯主所说的话很对，我们在关外垦荒的人，实在不宜跟这些绿林道中人结怨，只要井水不犯河水，大家相安无事便算，用不着劳动干戈哩！”

小诸葛叶广梁的妻子，还是门屯主的胞妹，对于大舅爷的意见，自然无有不从，只有韩家屯屯主快马韩天寿是个头脑比较清醒的人，问道：

“白世兄亲耳听见贼酋说过如果占领了头道沟山岭后，就要把附近各屯完全压服，收为己用，他有这样言词，可见是一个狼子野心的人物，如果不剿灭了他，恐怕日后存着隐患呢！”

门炳大笑说道：

“如果仅仅为了贼酋这几句话，就以为他是个如何了不起的人物，从而劳师动众，入山剿匪，这样也未免过于小题大做了，假如今后他真正地动我们，方才联合各屯再来打他也未为迟呢！”

韩天寿也没有言语，白云彪看见4屯屯主都不赞成入山

剿寇，心中十分快快，这次会商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结果，只好散去。

白云彪送走了4屯屯主之后，便和屯中父老商量，想以白家屯的力量，入山剿寇，可是有些父老也不赞成，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道：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本屯虽然有六七百个可以作战的壮丁，用来防卫本屯，绰有余裕，如果入山剿寇，实力显然不足，除非联合其他屯子才有话说，不过门家屯等4家屯屯主也不赞成，我们也就无需多事了！”

白云彪看见自己的主张连本村父老也不赞成，正所谓众人皆醉我独醒，只好长叹一声，作为罢论，不过嗣此几个月内，头道沟山岭里面虽然有了强人，对于山下各屯，却是绝不侵犯即使白家屯里的人上山樵采打猎，强人见了也不阻止，各人更加安心下来，只有白云彪白华峰两父子心中仍然怙愒，他不相信贼人会这般善良，就这样地跟各屯子大众相安，不时派人入头道沟山岭刺探，看看贼人方面，可有什么特别动作。

有一天，白家屯外突然飞也似的，跑来一匹坐骑，马上人是个短衣壮汉，手上高高举着一个大红色的帖子，白家屯外本来有守望的壮士，看见这短衣汉十分面生，不是附近屯子的人，高声喝问：

“喂！你是哪里来的，赶快下马，不然的话，我们可不客气，要放箭了！”

短衣汉朗声回答道：

“各位不要误会，我是头道山那里来的，奉了舵主命令，到白家屯，向白云彪白老屯主下请帖，请通知白屯主接见！”

守望壮士望见乘骑只一个人，两手空空，连刀剑也没有，估量放一个进来，也作不了什么大恶，便让他过了护壕，乘骑人一过壕板，立即跳下马来，直向屯门走入，并且高举两手，任由对方搜身，守望壮士向白云彪飞报，白云彪觉得十分纳罕，暗怨道：

“贼人突然派使者向我下帖不知道为了什么事？难道向我们借粮吗？不行。姑且见一见他，看看他的来意！”

白老屯主想到这里，便向左右说道：

“你只管把他请进来，等我看他有什么来意便了！”

不到片刻功夫，守望壮士已经把来人引到白云彪家里的客厅内，白云彪长衫小帽，手里搓着一对钢铁胡桃，接见来使，那来使自称金二，是头道沟山寨里一个小头目，口齿十分伶俐，他一见了白云彪，立即拱手说道：

“阁下就是白老屯主吗？素仰素仰，我们舵主新创草寨，久仰白老屯主的英名，想请老屯主明天到山寨里，喝杯水酒；叙会叙会，务求你老人家赏面！”

说罢双手递过大红帖子来，白云彪接在手里一看，是普通请客的红帖，写着：“草寨初建，谨备薄酌候光”等等字句，红帖子下款署名是独角龙呼延庆，铁背龙靳永岳，金头龙崔仁寿，混天龙彭君保四个名号。白云彪不禁沉吟起来，金二说道：

“老屯主不要见疑，敝舵主一意相邀，并无他意，如果老屯主不相信的话，大可以把我金某人留了下来，作为人质，明天再去便是！”

白云彪两道虎眉向上一扬，呵呵笑道：

“岂敢，岂敢，绿林朋友哪里能够不守信义，请老兄回

去，说我明天准到吧！”

金二色然而喜，立即告辞，白云彪道：

“尊驾远来不易，请用些酒饭再去！”

金二连说不必，拱手出门，由屯中壮士带领着，走出屯外，跨上原来坐马，泼刺刺地跑过护壕，返回头道沟山寨不提。

金二走之后，白华峰和白玉霜两兄妹立即由屏风后面出来，白玉霜首先埋怨道：

“爹爹，你老人家怎的这不懂事，那些绿林强人请你吃酒，还道有好意吗？你应该立即拒绝才是，为什么答应他呢？”

白华峰道：

“妹子的话很对，贼人对你老人家未必安着什么好心肠，弄巧是一个鸿门宴也未可料，父亲是一屯之主岂可亲身入虎穴呢？”

白云彪手拈灰髯笑说道：

“孩儿有所不知了，这次贼酋邀宴我们，为父何尝不知道他不怀好意，不过我相信他们无论安什么心肠，也不敢对我有所不利，因为这件事一传开来，他们就要为江湖同道所不齿，绿林豪杰所不容，我如果不去的话，方才教人家耻笑呢！包保没事，你两个只管放心吧！”

白华峰知道老父的脾气，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绝不容许别人置喙，他明白劝阻不来，只好改变口风问道：

“爹爹既然要去，明天带多少从人呢？孩儿用不用一同去呢？”

白云彪道：

“哦！明天我只要带4个从人去便行了，用不着你同去，你兄妹还是留在这里照顾电子吧！”

白华峰正要反对，白云彪把面孔一沉，他只好不再言语了，抓紧收拾一切，准备父亲明天赴宴。

天色破晓，一轮旭日才由地平线升上来，老屯主白云彪已经起身了，他按照往日的规矩，打一回拳，舞一回刀，方才装束抄扎，佩上自己10年以来，朝夕不离的厚背鱼鳞宝刀，回到厅上，用过早膳，他把屯中几个父老请来，向他们告诉了头道山强人邀宴之经过，正色说道：

“我这次亲身涉险，直入虎穴，完全是替桑梓防，假如我这次到头道沟贼寨去，被贼人挟持着，或者扣留起来，作为人质，你们也不要因此乱了章法，马上联合附近4屯，入山剿寇，切勿以我白云彪一个人生死安危考虑，知道没有？”

众父老唯唯诺诺，白玉霜看见老父临出发前，说出这一类不祥的话来，心中十分怙恹，她很想出去劝阻爹爹，叫他切不可去，可是她知道白云彪为人刚愎自用，自己又是个女孩，爹爹哪肯听从呢？

白云彪又吩咐白华峰道：

“孩儿，在我离开本屯的时间内，不管一天半天，你也要在本屯坐镇，严修战备，切不可有一丝一毫的大意，知道没有！”

白华峰毅然点头，白云彪又叫左右拉过白华峰的追风白尾驹来，自己骑了到头道沟山岭去，又挑了4个年轻力强的壮士，作为从人，一律骑马，立即出发，白华峰和众父老送出电子门外，眼看老屯主白云彪把马鞭一扬，泼刺刺的，5